

美借后勤舰打造“移动军火库”

■ 刘 澄

3月28日,美国和菲律宾开启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海军出动“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这是该舰年内第二次作为“浮动平台”参与美国和盟友的联合军演,体现出美军重视后勤保障舰在现代战争中的效益发挥,并借机为“远征基地作战”等新概念“试水”,引发外界关注。

现役“最大常规战舰”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吨位的常规动力作战舰船,“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由阿拉斯加级邮轮改建而来。该舰“体量”仅次于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航速与装载量不亚于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有4800余平方米的飞行甲板和4个垂直起降点,可搭载MV-22倾转旋翼机和MH-53重型直升机,还有3处大型舱室作为机库和维修保养室。

“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多次受到五角大楼、美海军和军工集团的吹捧。2021年5月,在该舰的服役仪式上,美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表示,在未来海外部署和军事行动中,其将具备“浮动码头、装备集结平台、指挥控制节点和海上航空保障基地”4项核心功能。

2021年9月以来,“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由夏威夷前推部署至日本,先后在冲绳白滩、岩国、佐世保等地举行所谓“开放式观光交流”,炫耀展示性能。美海军宣称,“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比美现役几款普通运输舰的投送能力更强,比大型运输舰机动性更强。该舰被用作大型武器装备空运转载的海上平台,可实现从海上到空中再投送至岸上的武器投送方式。

报道称,该舰大量采用“模块化”技术,以“实现多用途平台功能”。如安装“野战医院”模块,可“变身”医院船进行防疫演习,安装“大型吊车和维修船坞”模块,可作为海上临时维修基地。



美国海军“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

新型战略机动方式

美军之所以对“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青睐有加,除因其具备“机动登陆平台”和“前沿浮动基地”等功能外,该舰是美军“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海上预置舰”。海上预置是美军为满足其全球战略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战略机动方式。美军将一部分战略、战役储备物资,置于机动性较强的运载工具上,常年部署在热点地区或危机高发地区附近,一旦需要,即可载着大量物资装备就近前往,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

在美军后勤保障舰中,美海军陆战队共租用16艘大型商船作为海上预置舰。其主要用途是搭载海军陆战队作战物资,实现武器装备快速支援保障。海上预置舰共编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可保障1.73万人执行为期一个月的海外行动。

按照任务方向,第一中队常态部署在临近欧洲的大西洋海域。第二中队以迪戈加西亚为据点,负责在印度洋海域的军事保障。第三中队落户关岛,把太

平洋海域作为其任务区。

美陆军共有8艘海上预置舰,均为租借的商用大型滚装船。

美海军、空军和五角大楼后勤局共有13艘后勤支援舰。其中,2艘被用作维修设施,1艘专职运送油料。

与上述舰船不同的是,以“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为代表的“民改军”后勤舰,作为美海军编制内属舰,隶属于美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其“具备更强的战略投送能力、战场集结能力和攻防兼备的抗打击能力”。

为新作战概念“试水”

近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战略,强化前沿部署。随着美军转型的不断深入,后勤保障舰的结构组成及功能也在不断转变。“远征基地”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

“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部署后,基本处于“满格”的战备状态。

在今年2月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中,“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充当

“更加隐蔽、灵活的低端舰队基地”。在濒海和近岸地区构建简易基地,符合美海军陆战队近年倡导的“远征基地作战”概念,即用低廉的成本和技术达到“先进且足够致命武器平台”的目的。

在西太平洋海域,“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在演习区临近海域动态部署,充当“高端战争”情势下的“弹药与油料补给点”。同时,其为分散部署的美军舰艇提供补给,成为美海军“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关键一环”。

在冲绳部署期间,该舰多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同类型舰船及小型舰艇协同配合。演练“低于武装冲突”环境下,保持防区内作战能力,为可能发生的作战行动塑造态势。外媒称,“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或将在“灰色地带”战争中扮演一定角色。

此次美菲联合演习中,“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地舰与美海军“阿什兰德”号大型两栖登陆舰将以编组模式出动,演练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资源的“统合使用”,为美海军及海军陆战队“远征基地作战”等新概念“试水”。

澳大利亚加速推进

「太空军」建设步伐

■ 杨 淳

据外媒报道,近期,澳大利亚以“大国威胁”为借口,加速推进“太空军”建设步伐,并谋求强化与美国等国的太空军事合作,有关动向或将地区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为进军太空找借口

近年来,澳大利亚十分注重“太空军”建设与发展。

今年1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式成立澳大利亚太空司令部,以实现澳大利亚的“战略空间雄心”。该部门由空军副司令凯西·罗伯茨领导,成员超过100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空军、陆军、海军及澳大利亚航天局的合作军工企业。

3月22日,澳大利亚太空司令部正式开始运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表示,未来或组建“一支美国式太空部队”,这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及未来对太空部队的需求而作出的必要努力”。

结合军方高层有关表态,澳大利亚成立及正式运行太空司令部,主要有3方面战略考量。

一是拓展“军事疆域”。近年来,伴随着各国大力开发太空资源,澳大利亚愈发认为,太空的重要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凸显。达顿称:“太空领域在21世纪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失去进入太空的机会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二是应对“大国威胁”。澳大利亚认为,部分国家的军力发展态势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罗伯茨表示,在太空军事竞赛中,澳大利亚“缺乏”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

三是保护“太空资产”。澳军方称,随着俄罗斯等国开发高超音速导弹,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存在威胁”。罗伯茨表示,澳大利亚需要在太空领域构建能够保护澳大利亚太空资产的能力。

开辟“合作新领域”

总的来看,澳大利亚近期在太空军事化领域“频繁试探”,旨在以太空军事化提升军事威慑力,彰显自身硬实力,培塑地区影响力。澳大利亚太空军事化建设中有两方面倾向值得关注。

一方面,拓展太空能力。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太空预警能力建设正逐渐演变为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核心任务之一。为此,澳大利亚国防军发起整合太空预警、太空能力建设、太空服务的“杜拉行动”。澳大利亚国防部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入70亿澳元(约合335亿元人民币)用于太空能力建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空间法和政策专家斯蒂尔认为,澳大利亚需要有太空

战略,但必须“非常清楚自己的政策和立场,不能让太空变成战场”。澳大利亚太空军建设如果“过火”,会导致地区局势升级。

另一方面,强化澳美合作。澳大利亚人口少,经济体量小,军事实力有限,没有建立独立太空军的技术能力。澳大利亚的太空行动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太空战略。澳大利亚一方面为美、英等国提供火箭发射场,另一方面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太空方面的侦察和监听信息情报。

澳大利亚太空司令部正式运行,为澳美开辟“一个可以紧密合作的新领域”。达顿表示,澳美已同意在卫星活动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罗伯茨称,澳美之间的合作紧密,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美国。未来,澳美太空合作或将进一步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并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德提升部队战备水平阻力重重

■ 刘本余 杨 斌

据外媒报道,近日,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表示,为保障国家安全,德国将全面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战备水平。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决定设立1000亿欧元(1欧元约合7元人民币)的基金,作为对国防军的装备支持。

近年来,德国国防军内部问题频出。装备方面,德国军方在提交议会的一份报告中称,2017年,国防军的装备使用率低于30%。221架作战飞机仅65架可以升空作战,主战坦克只能出动105辆,13艘护卫舰仅5艘可用,6艘潜艇因维修、保养等问题集体“趴窝”。2020年底,德国武装部队协会会长安德烈·维斯特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国防军战备水平仅为50%。

人员方面,德国国防军官兵身体素质屡亮红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21年,北约成员国军队撤离阿富汗

时,德国驻阿军队雇佣军事承包商将2.25万升啤酒空运回国。调查发现,德国国防军内部酗酒问题严重,且官兵缺乏锻炼。年龄18岁至29岁的德国官兵中,体重超标人数占40%,远远大于同年龄段平民的超重比例。

尽管德国政府决心提高德国国防军的战备水平,但受经济、管理和外交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达到实际效果仍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经济压力难以承受。2月底,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军费开支将从上一财年的470亿欧元上涨至1000亿欧元,并从2024年起将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提高到2%。此外,德国将购买15架“台风”战斗机和35架F-35战斗机。在德国政府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份额的同时,德国的经济面临很大压力。德国两大经济研究

所分别下调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研究人员认为,德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其次,极端主义思想难教化。极右翼主义泛滥是多年来德国国防军内部一直存在的严重问题。据德国情报部门透露,德国国防军KSK特种部队等精锐部队,有严重的极右翼主义倾向,超过600名士兵成为极右翼支持者。德国军方虽然不断采取措施打击极右翼势力,但极右翼势力仍屡禁不绝。

再次,或引发盟国疑虑。德国提升战备水平、更新武器装备等措施,虽然客观上能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但这是美英等北约成员国不愿看到的。在欧盟内部,德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或将冲击“德国经济、法国军事”的欧盟核心结构,削弱法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力和话语权。

近期,日本自卫队宣布扩建网络防卫队。同期,日本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方案,为其发展网络战能力铺路造势。报道称,日方在该领域的布局,意在以“信息和防卫安全”为幌子,谋取在新兴领域空间的话语权和主导力。



日本自卫队官兵参加网络技术讲座。

日在网络空间布局造势

■ 邓翔飞 李 享

点倾斜,目前其已成为日本自卫队中现代化武装程度最高的部队。

除聚合网络通信、电磁频谱和电子战能力外,日本自卫队还在全社会网罗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高手”。从2021年起,日本开始举办“防卫省网络竞赛”,公开招揽专业技术人员。

此外,日本防卫省通过设立“网络安全顾问”“全球战略情报官”等职位,研究防务领域网络安全有关业务,对外国政府、社交平台 and 媒体“虚假信息”开展调查分析,提升舆论战和“信息对抗能力”。

外媒称,与其他兵种不同,网络战力量因战场疆域的特殊性,可规避“和平宪法”防卫原则束缚,以防御之名演练攻击类项目。

目前,日方已常态在较大规模军演中专门编设网络战内容。日本积极参与北约“锁盾”网络防御演习,该演习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实战网络防御演习。在1月举行的“北方利刃-2022”演习中,日本自卫队网络战力量与美海军网络司令部,演练在

延伸防务“触角”

根据新版日本内阁《网络安全战略》,2022年至2024年,日本将把“网络安全领域威胁”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日本防卫省新版白皮书开篇专设“网络领域挑战”特辑,提出将发展在该领域的军事力量。

3月17日,日本自卫队网络防卫队完成扩编,总人数达到290人。其中,陆上自卫队参谋部电磁与网络领域科正式运转,主要负责陆上自卫队指控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和电磁防护。此外,原陆上总队系统通信旅所属防护队,转由网络防卫队指挥,“以聚集扩充网络安全队伍和资源”。

2021年3月,日本自卫队成立第301电子战中队。该部队作为日本自卫队的首个电子战部队,装备新式网络电子战系统。外媒称,第301电子战中队是日本自卫队网络空间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年底以来,日方在政策、资金和技术方面对该部队给予重



德国国防军士兵。